



07229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浩周 鄭泉

馮熙 張溫 秦旦 鄭胄 紀陟 醫 廖

張儼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問問以諭志歸服以交福賀慶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一

直隸堂叢書

以贊喜致贈以補裁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為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皆其選也至于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逮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連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聳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為從長而張儀出入並相數國為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搖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為說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酈隨陸原注蒯通酈食其隨何陸賈高視闊步于塵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于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粵朝鮮而使者冠蓋





相望于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略而已未繫于安危存亡之際也建安末海宇剝裂國別爲三行人雖不置官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還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于孫權與其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口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于吳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荊州權乃稱臣於操以冀關侯吳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不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吳復交矣吳與魏通而中絕其後復與晉通而復絕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絕漢賊不共戴天終與魏絕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勝荊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猗亭漢吳復合而首尾竝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濡須諸葛亮軍渭南魏人來震君臣盱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不錄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鄆邸閣督昭烈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爲鄆合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尙書昭烈崩于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瑋費禕等相與報



蒼丞相亮淡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爾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世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

謹案志此下有合此二長四字

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

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三

宜稼堂藏書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漢和遣張溫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爾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玄掾原注裴松之曰

掾夷念反或作豔權蓋謂丁玄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

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



堵初征涪陵見元猿抱子綠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郵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漢亡入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四

直隸堂叢書

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爲何不受邪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啣預是不自顧然芝性驕傲預之此荅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馮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孫權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君既年長孤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

原注孫盛

曰夫帝王之保國惟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苛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域恃止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器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勢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豈不諛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

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

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

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徙雒陽病薨

議曰嗚呼昭烈債軍崩殂孫曹方睦犄角危漢芝慨然奉

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姦強援離而復合攜黨而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五 宜稼堂叢書

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罷

於奔命隱然為大將軍而本根強固可謂社稷臣矣宗預

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

感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

隨昭烈入蜀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

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

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

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

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

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



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  
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

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

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其敖乎曰先君

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

諱為笑矣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旌誥衆各自約

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權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

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

并涼冀充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

亭侯廿三年卒子濟嗣大夫無後事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覆則便宜從事得以專對

不受其辭爾若違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

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折中媵賤事陳人微者不志此

重者以輕事遂乎國重故並錄之見其不當也夫國事

而擅盟公侯為國生事故冬齊宋陳三國來伐特遂生

事也曰及其志專也于鄆至陳湯誅鄆支單于匡從當以

于事而不至陳委君命也原注漢擅興師矯制生事蠻夷不宜加以爵土議者韙之

原注漢衛司馬谷吉送鄆支單于侍子還單于怒殺吉漢遣使三

輩求谷吉等屍鄆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陳湯

與西域都護甘延壽謀擊鄆支延壽不聽會其久病湯獨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成已校尉屯田吏士聞鄆支城  
單于戰敗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  
書延壽湯遣使上疏言狀既至論功臣衛以為延壽湯擅  
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微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嘉延壽湯功  
封延壽為義城侯孫權僭號朝論以為當絕孔明以天下大  
侯湯關內侯



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欲歃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曩者鄧芝奉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并魏之後大王不淡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謂漢大使矣原注或者以震移文有剖判土宇等言謂吳使之來已有中分天下之約而震遂與權盟非震之罪案未帝及孔明傳祇書權告稱尊號事而權傳及盟文亦無先遣使與漢定約之文特震至而權要之與盟遂使告漢共分魏土孔明既屈從賀稱尊號故亦從其權約爲徒封國震既不拒權孔明方與椅角計賊焉得忤西割據立國相與響應討魏非有中分之約而爲是言也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罪云盜百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七

直稼堂叢書

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眾以圖北虜視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爲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揆察然徽潛采聽曹公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謹案安東志注作鎮東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便捷孫權爲吳王擢咨爲中大夫使魏曹丕謂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又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雖有餘閒博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驚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惜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

謹案綜今志作總宋本作綜與此合

尤善春

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不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愬臣聞兵家舊



論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根本強固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書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

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對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尙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九

宜稼堂叢書

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禮無二嫡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侯所得孫權襲侯并得周甚禮之及曹丕立權遣周爲牋上丕曰昔討關侯獲于將軍卽白先王當發遣之比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畱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故令本誓未



卽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淡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  
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  
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  
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  
閒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退  
棄旣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克獲關羽功效淺  
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卽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  
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  
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  
世受寵遇分義淡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懷懷重垂  
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十

直隸堂叢書

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

謹案和督將

志注作篤將誤

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

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間情用恐懼權  
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  
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  
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爲國討除  
賊備重聞斯問淡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  
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  
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  
不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必服不悅周



言謹案志注此下有以爲有以知之六字既篡代遣使封權爲吳王詔使周

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權不遣子不乃雷周不遣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慚怖自頃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十一

宜稼堂叢書

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



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腹心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謹案今志考證云案下云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脫無字諸本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不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飾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不旣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諍或失禮敬寧不謹案志注無不字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三

宜祿堂叢書

今值朝廷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卽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毋以吾正名故乎衆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爾昭烈默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爾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爲車騎將軍熙歷東曹掾黃武二年使漢弔昭烈之喪還爲中大夫後



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縣矜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不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嗔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三

宜隊堂叢書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

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作吳郡吳人與此相合

父允

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

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

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

謹案今志作廷見太平御覽作

廷見與此合

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

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溫曰卿

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



之功

原注國語使張老  
延君譽於四方

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

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

心必無疑貳溫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

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

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

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潏願與

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人

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

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

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頃之

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溫稱美漢政又

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

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

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

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貫彈射百僚覈選三

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

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

憎不由公理

原注吳錄彪字  
仲虞廣陵人

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

同意數交書疏間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

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

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擣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纒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預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溪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漢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于市

朝今斥還本郡以給斯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遠何者疾之者漢譖之者巧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漢譖之者巧也然而譏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犖冠羣焜燿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赫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讐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士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十六

直隸堂叢書

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

隨會於屈建

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敵人神宜其光輔



五君以爲原注國語楚王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

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平

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

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亦向

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

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私推之不假

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

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

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

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

校之於事旣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

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

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幾之理猶未易周也固

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

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

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

曲直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

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

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

納愚言於聖聰謹案陳志作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

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

廢原注裴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

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華傷其實旣不能

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益人上沖用之道庸



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焯燁離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初溫被徵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謹案目錄此下有秦且傳今闕

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

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謹案張昭傳作孫紹鄭禮此處禮作札紹作邵皆沿志注共

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

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詣

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竝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

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還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

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返謹案志注作詩詞往返毛本詞作相與此合

吳亡入晉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

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

父亮爲尙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

出爲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宏廖使魏壽春將王布宴

陟等夸其騎射旣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

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君子未有爲之者布大慚至魏曹奐

使賓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

使賓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



百寮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官畢會饋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拒守對曰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昭善之厚爲之禮原注裴松之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目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惟陟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晉爲驃騎將軍

廖曲阿人匿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九

宜豫堂藏書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尙書僕射羊祜尙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焉及還儼道病卒忠勸皓襲晉弋陽遂與晉絕子翰字季膺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時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口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世高其見幾云



議曰張溫有雋才鋒穎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顧  
徽趙咨諸賢辨惠明敏咸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乎紀  
陟去 璆當皓之世銜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秦且雖  
非正使萬死奪命崎嶇海陬不失身於人卒歸國復命可  
謂忠矣

贊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私  
申好惟允煜煜周京奉使尤謹漢吳合從犄角誅仇星麾  
玉節照曜江流伯苗開濟德豔誠盡崔巍二國炳煇一信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元郝自經撰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田疇

臧洪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壯哉洪之志烈也以崎嶇孤纍不忘君主志存王室

警警諤諤繼之以死其捧盤誓眾氣凌毛遂徒跣求救志

同申胥凜凜烈日秋霜無以尙已今千有餘年猶想見怒

卓責操而諄紹也且夫救超之志所以為漢非私所事也

伐操之謀所以為紹非為己也王臣並沒則社稷孤操凌

得志豈袁氏之利乎紹乃一日殺二烈士已自敗矣不待

官渡之戰然後判袁曹之勝負也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

無善字謹案今志作善擊劍宋本

與此合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囂然謹案今陳志作俄然莫有固志

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

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可

使也虞乃備禮請疇與語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車騎將

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願以

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

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引虞道



左密謂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幾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爲後患虞默然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竝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溪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求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良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共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



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  
之道不捨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譯使  
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之又卽授將  
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尙又辟焉疇終  
不行疇常忿烏桓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  
建安十二年曹操伐烏桓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  
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  
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  
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  
見詒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  
爲脩

原注他  
苗反

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

續後漢書卷六十八

三

宜稼堂叢書

卷六十八

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  
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  
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眾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  
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雨謹案陳志  
作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爲鄉導上  
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  
驚覺單于身自臨陳操與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

其事乃下世子丕及大臣博議丕以為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原注國語昔楚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海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

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迷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傳載其美所以

激濁勵貪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至於田疇斯近之矣免

官加刑於法為重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

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原注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愚暗孔子猶以為求仁得

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情高爾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善

為復使令司隸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

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屬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

續後漢書卷六十八

五 宜祿堂叢書

世子義裴松之曰案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人拜以牛受之繇所引者與此不同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

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

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

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爾蒙恩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獨不愧

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

勿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

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一子早卒曹丕篡代高疇德義

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疊莫不姦回僭



竊撐裂鼎命污利疚義佼佼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  
烈與關侯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  
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茲六子  
皆在夫燕趙豈其土風豪勁質直尚義而然哉惟疇不幸  
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  
而優禮之義烈良有以厭之也

贊曰忠肝烈志屹不可奪軼世勿顧全節自樂俠則傷勇  
忿則道薄唯正爲義死生可託

續後漢書卷六十八

六

宜稼堂叢書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謝安自喜謝靈運以幽州死漢昭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元 郝 經 譔

貝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史叔賓 黃允

孟敏 庾乘 賈淑

謝甄 王柔

符融

符融其仇覽

陳寔

子紀 鍾皓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張元

兄陵

袁閔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一

宜豫堂叢書

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高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隱者眾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

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叔

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



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勿汗我  
谷口鄭子真脩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不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識而終三輔  
朴子真其字新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  
萌原注漢書梅福爲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元  
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郭欽  
哀帝時爲丞相司直蔣詡爲兖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謂皆  
以病免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 後漢書王莽殺其子  
宇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  
掛東都城門歸將家 皆遭逢衰亂避世長往稱爲逸民或  
屬浮海客于遼東

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遁或蒙垢  
以自愚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  
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其  
時遂爲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二 宜稼堂藏書

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  
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冠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  
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爲諫議大夫不居乃耕于富春  
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周黨飭身不屈志將里稱其  
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飭身不屈志將里稱其  
龜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納頭待見尙書  
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以孔光張禹之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而終  
徙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肫祿仕原注漢書孔光哀帝時  
爲丞相封博山侯平帝  
立太后委政于王莽以光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擣擊  
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命上之莽權日盛居公卿位前後  
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師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  
十七年 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  
拜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禹與鳳並  
領尙書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年之間日蝕地  
震上書者皆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以天變因以吏  
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所怨乃謂



上曰災變之意漢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揚雄成哀問與莽賢同官莽賢爲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矣轉爲大夫莽篡位雄復事之作劇秦美新文稱莽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載而中以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與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後唐矣夫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殺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爲大夫劉歆少與王莽俱爲黃門郎及莽持政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莽篡位以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關而獻符爲國師嘉新公

命者動以萬數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茂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體統爲天下大閑則又異乎曩時逸民伯夷

續後漢書卷上九上

三

宜隊堂叢書

不獨爲聖人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攻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於下犯難而行不以爲悔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祿不爲激絕潔己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十載曹丕已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卻三公而弗顧獨爲漢室遺老嚴光之力也故范氏作東漢書特爲逸民篇以著光之事今繼范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爲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

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竝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

原注丁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

陳畱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案後漢書八

顧有范滂而無劉儒劉儒

在八廚中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爲八顧

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君八俊錄夏

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藩伊伯元羊陟字嗣

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

字叔林東郡發干人徵爲議郎天下瑤金劉叔林蔡衍字

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

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天下臥虎巴恭祖宗慈

字孝初南陽安眾人徵爲議郎天下通儒宗孝初其稱林

宗天下和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

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

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遭母憂泰雖善人倫而不

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

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闔

人所害泰哭之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

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

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

西河內蕩陰以北二千里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四 宜祿堂叢書



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輩 同志者乃其刻石立碑蔡邕爲其

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

道無愧色爾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

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洗

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

漢委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

行直道周緯貞固足以幹事舉乎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

摸綜圖緯周流華夏隨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

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聆嘉聲而

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祗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

鴻涯之遐迹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

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

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於墓昭銘景

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樹碑於墓昭銘景

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

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平其操洋洋措紳言觀其高棲遲泌巨善誘能

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其

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其

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

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畱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

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

段干木晉國之大馭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原注呂氏

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於黎丘齊

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也顏庚齊大夫顏涿

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

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

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馭

續後漢書卷之九上

五

宜稼堂叢書



說文曰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闕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反 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兵乎秦君以為然馴音子期加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 過不貳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

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元注

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

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畱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

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說文曰踞躄也 容獨危坐愈

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

續後漢書卷之九上 六 宜稼堂叢書

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

同飯原注草蟲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地 客居

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

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竝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

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

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為貴後徵辟竝不起號曰徵君謹案目錄此下有賈叔傳今闕

叔賓者陳畱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

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



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謝甄傳今闕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

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下有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目錄所附諸人次第與後漢書同惟庚乘下缺宋果疑目錄有脫也今仍之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七  
宜稼堂藏書

符融字偉明陳畱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

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

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

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名振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竝恃其才智

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雜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病猶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間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



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  
爲輕薄子竝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  
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岱字  
原注山性慷慨有文武異  
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佃爲  
上計吏袁山松書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  
心卽日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亾貧無殯殮  
免之

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亾者棄之中野惟妻子

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

原注謝承漢書頰川張元祖  
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亾

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  
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  
而不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  
辭也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八

直隸堂叢書

仕竝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畱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

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

原注謝承漢書覽  
爲縣陽遂亭長

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

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

科罰躬助喪事賑郵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

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母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

近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

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

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

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淡自悔責拜母牀下



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  
母子更相向泣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爲之語曰父  
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  
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  
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  
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  
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  
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  
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  
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續後漢書卷九十九

九

直隸堂叢書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齋  
刺就房謁之遂請畱宿泰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  
州郡竝請皆以疾辭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  
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  
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  
知名

謹案大典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循吏傳所載略有增改而目錄脫漏今仍列于

符融  
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  
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  
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郃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  
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



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  
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  
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  
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  
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  
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  
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  
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  
者方歎異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  
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十

臣祿堂叢書  
卷九十九

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  
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  
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  
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  
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  
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  
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  
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爲  
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續後漢書卷之九

十一

宜核堂叢書

軍何進造官

屬弔祠爲諡六子紀謀最賢

原注蔡邕陳太丘碑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

精之刑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肅政以禮化行有喜會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化行有喜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至紫光國垂動先陳生公每在職飾俸賀之皆遂不金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職飾俸賀之皆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于職文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雷葬所卒時服素棺鄒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弔錫羣公雷葬所卒時服素棺鄒財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羣公雷葬所卒時服素棺鄒財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指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諱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



府君命官作諫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  
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有屬採史  
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  
五百餘人總服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  
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送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乃  
重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  
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  
不可曠哀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  
何有極

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  
子黨禁解四府竝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  
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尙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  
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  
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續後漢書卷之九

三

直叢堂藏書

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  
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  
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  
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  
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  
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辯嚴  
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建安初袁紹爲  
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  
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問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  
公慚卿卿慚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竝著高名時



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謔

早終

原注范氏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闔豎擅恣故俗遂以通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

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三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鍾皓字季明

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

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

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

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

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

就時皓及荀淑竝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三

宜稼堂叢書

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

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第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

武子好招

原注音搖

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

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

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

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謹案後漢書此下有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十一字此書繇自有傳

故從

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



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鳳翔翥而不忤於梟虺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棘棘國無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氏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十四

宜稼堂叢書

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

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

原注閔舊作閔

非也案閔字奉高閔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閔也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

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

原注郭泰別傳時林



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泰曰奉高之器

車不停軌鑿不輟軌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警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敷澄之不清浚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郅伯向封

武興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儉選此六人以應歲

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于柩側下帷見

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

莫邱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封黃四人畱隨極車又辟

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卒以

史家限斷論不當入三國此

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

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讓閭

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

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

不免見之謹案後漢書不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

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

悅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

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

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

冠族少修節操治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

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竝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粹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炙一雞以綿絮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繇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酌哭畢卽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間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芽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年七十二子允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允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爲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

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父任

相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

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

往就室

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也

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

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



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

遂兩釋之

原注謝承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過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兄肱謂盜曰弟年

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曰二君所爲賢人吾等不長矣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尙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付亭吏而去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

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

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

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七

直隸堂叢書

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闔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

以元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

原注謝承漢書靈帝手筆下詔

日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無所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

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畱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

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

不進酒肉十餘年廬於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三日

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季士吏執



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  
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  
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  
得減死論家貧傭爲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漢重  
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  
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  
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掛於樹初不  
顧盼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  
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  
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

續後漢書卷之六

六

宜稼堂叢書

五

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  
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  
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  
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  
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再舉有道不就

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

先是京

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



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宥行曰黃子烈爲吾故邪未必合  
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  
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  
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  
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  
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  
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  
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  
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

續後漢書卷六十一

九

直隸堂叢書

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竝博士徵不至明年董  
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眾人咸勸  
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  
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  
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於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而終莫不則焉叔度孺  
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盛爲稱道且自愧焉則又高  
矣伯淮子龍見幾而作雖近乎閉關絕世其不滓世污又  
其次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易曰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諸子有焉議者往往以叔度爲顏子夫顏子具聖人  
之體發仲尼之蘊仁爲德之全仲尼與其不違復爲易之



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爲與禹稷易地孔孟而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幾廁游夏之列一聞地位恐未易至也

張元字處虛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刪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兄陵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

續後漢書卷之九

三

宜稼堂叢書

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元沈澁有才學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賊寇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說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欲仰藥溫前



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是時董卓下詔徵陶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勝之而天下莫彊焉觀陵之叱莫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劾致廷尉方逆威強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執之如狐兔元勸溫誅鋤闖穢以正朝廷溫震懼卻走而不敢聞方宦豎專朝回天倒海錮戮一世而元視爲凡上肉義之所激強有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則邈乎其高也元卒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與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三

宜稼堂叢書

袁閔字夏甫司徒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閔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入白夫人乃密呼見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舉皆不應居處側陋耕學爲業從父隗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



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閱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壑爲藏二弟忠密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飭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單斃于亂尙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競于楚而滅伯有汰于鄭而亾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與亂世爭權卒之尺口盡赤于西京而術紹強僭爲世大戮遂祝袁宗閔獨閉門自絕



克免于難智氏雖滅輔果猶在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夏甫有焉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三

直隸堂

叢書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元郝青經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龐公

徐幹

管寧

王烈 胡昭

李密

子賜

龐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  
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  
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一

宜稼堂叢書

就不知何者為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  
公故俗人遂稱為龐公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  
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澗淵之下夕而得所  
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棲宿而已天下非所  
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  
居畝畝而不官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  
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  
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  
後書注作子字山人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  
渙晉太康中為泮河太守



議曰孔明見公輒拜公不爲之止非厭德之淡能若是乎  
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爲人  
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  
之宜乎見詣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體道委  
謝榮寵曹操特加旌命辟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  
將丕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  
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  
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  
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

續後漢書卷六十一

二

宜稼堂叢書

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  
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  
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  
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  
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  
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  
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  
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  
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



不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

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破

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

之難原注尚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甲子王乃洮

類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爽左氏傳太子

子迫孔懼于廁遂劫以登臺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乃入

日太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鑿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

猶不忌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澆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可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

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躡也雖朋友不

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

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

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

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媒媪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

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

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耳矣魯侯之叔

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於此婦

人如其言願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

博閔公絕其脛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閔公造逆於相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殺之二子奔楚閔公造逆於相

詬子公生殺於嘗鼃原注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則之而使歌僕納閔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

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朴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楚人獻龍于鄭靈公公



子未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電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電名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行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

勸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

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忘也

須臾離則悻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悻慢之心生焉況無

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

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

續後漢書卷卒帑

四 宜豫堂叢書

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

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原注左氏傳天王使伯

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惰于受瑞

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

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逃王懸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丕顯休命受策原卻鞮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

以由出入三觀原郤鞮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

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數取禍之

道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焉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子圍以大明招

亂薳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賁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原注左氏傳令尹亭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敬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凶子展其後凶者也在上不忌降君子感凶

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禮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又著書二十餘篇曰中論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宵在元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

續後漢書卷之六

五

直隸堂叢書

卷之九

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困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蒼頡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矣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爲師脩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驟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脩德始乎羈絆終乎駘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積小致大之謂曰小人朝爲夕而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物鑒于人



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  
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  
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入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  
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  
放太甲展季復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  
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  
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曰我將  
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學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  
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脩身之  
要言也曹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此之爲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於家世咸

宗其道德云

續後漢書卷九十九

六

宜稼堂叢書

議曰堯舜始言中以爲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  
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儒馳  
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  
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  
遠無非誠信爲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眞知夫中者也  
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祿而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  
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  
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  
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贖



賄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  
友俱游學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鉏菜見地有金  
寧揮鉏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  
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郡原及平原王烈等  
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  
居山谷間因山爲廬鑿坯爲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  
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  
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或爭井鬪鬪寧多買汲器分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七

直隸堂叢書

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誚責不復鬪訟  
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繫牛茂陰自爲飲飯牛主至大慚若

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興於遼海郡原性剛直清議以

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

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

謹案陳志作度

庶子康代居郡外

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欲自王卑己崇禮欲

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

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

時康死舍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

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卽受徵恭送之南郊



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恭康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

西渡

謹案今志作既已西渡宋本無既字與此合

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

海中遇暴風船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

忽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

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恭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

曹叡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寧爲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

尙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王用能匡佐帝業

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

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

微命從之曹叡立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八

宜稼堂叢書

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

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

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大夫

謹案陳志無大夫二字

先儒鄭元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

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大

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

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道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

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

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改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

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



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何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

續後漢書卷之九

九

直隸堂叢書

卷之九

彌雷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秦稅鴛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

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爲丞



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博元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

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

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至于青

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

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

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紗帽

謹案作著阜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杖不

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

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

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

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

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

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鸞鳴岐周道隆興

原注國語周文王時鸞鸞鳴于岐說文曰鸞

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

寧應二儀之中

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

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間

奧韜古今于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

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

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粥養浩韜韞墨潛化芴流暢



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葦門偃息窮巷飯鬻餽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詒師傅若繼二祖招賢古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十一

宜稼堂叢書

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

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

乘周黨樊英之儔

原注漢書武帝自爲太子間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書樊英隱于壺陽之山安帝徵爲博士不至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徵之英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爲英設壇合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無奇謀策談者以爲失望周黨申公見前注

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東帛加璧

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止正

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

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

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

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

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

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

歷垂聲千載

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雖



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

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

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

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

膝處皆穿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

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

有困乏者家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

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

然若不可及卽之則熙然而溫因事導人于善故見之者

無不化處險謫之世而獨不污僞命天下莫不高之王烈

字彥方謹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彥考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師事潁

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諶爲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內聲聞在

邠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

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途有餓殍輟食以活之以典籍自

娛從之學者甚眾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有盜牛者主

得之盜謝罪曰邈近迷惑罪戮是甘幸蒙赦宥請自今改

過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

人爲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

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



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  
爲善也歲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爲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  
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劍于路一人守之  
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  
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  
仁不可使子之名沒而不聞竟不言去而老父以告烈烈  
推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  
門表其闔巷卒爲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  
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  
三府竝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郗原管寧避地遼東躬  
耕隴畝匿名編戶公孫度知之命爲長史固辭不應遂爲

續後漢書卷之九中

三

宜稼堂叢書

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遼東爲解而不遣建安二  
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  
明亦養志不仕張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  
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  
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  
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  
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  
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  
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  
西巖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



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頌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苻璉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感興從之漢已久亾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篤原注如林反之鳥巢郿門陰竦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亾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十四 宜厥堂叢書

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于崤澠之間以義喻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去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飢乏相劫畧昭遜辭譬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竝懷擾亂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



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侯授丹綬給兵還爲寇賊至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

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

言事論理辭義太尉蔣濟辟不就始中驃騎將軍趙儼

尚書黃休郭犇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原注裴松

氏語嶷字劭然潁川人子靈字元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

邁字德先太中大夫邁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

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宏農太守何

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楨等原注文士傳楨字元幹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

後將軍勛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遞薦

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

命以厲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

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

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

以取信附下岡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

林謹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

年謹案今志作熹平二年熹平漢靈帝公車特徵會卒年

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章

誕竝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

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

議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爲乎矚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焉者

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顧也豈

三公能挽之哉漢季人物昭烈而下祇有諸葛亮及寧二

續後漢書卷之九中

五 宜稼堂叢書



人方其龍臥不可起等爲一世高人亮遇昭烈幡然而改  
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  
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  
已爾王烈之獨行張翥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汗  
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

謹案華陽國志作宓又作虔晉書作虔恐

是虔字

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年

數歲養于祖母劉氏

原注晉書列傳曰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

遂以成疾劉氏躬自撫養

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

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

原注晉書列傳曰有暇則講學忘疲

及長師事譙

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氏春秋博綜藝學善屬文州辟

續後漢書卷上十九中

七

宜祿堂藏書

從事爲尙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  
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類  
之義或謂願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  
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漢亡征西將軍  
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以祖母年老志在致養不應晉武  
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  
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  
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旣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瑩瑩子立  
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  
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以  
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  
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七

宜稼堂叢書

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  
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  
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  
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  
仲則霸用豎刁則亾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

喪國其致一也

原注晉書列傳曰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喪國是知

而喪國是知

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



語故得簡大雅詰

謹案晉書作雅大詰監本作大雅詰與此合

與凡人言宜碎

孔明與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為尚

書郎未幾出為溫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責求

供給民吏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藝密箋引高祖

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

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

諸王過不敢擾煩時郡從事貪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慶

父不死魯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自其書司隸司隸

以密節高弗劾也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

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

原注姓氏遙華錄曰凡與人交

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續後漢書卷之六

大

宜稼堂叢書

真善曰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賓僚文章善者合姬雪兒歌以協音律

荀勗等惡之出為漢

中太守

原注晉書密有才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

其卒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意謂朝廷黨與固結無勢援者不得進也

武帝忿之都官從事奏免密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於家著述理論

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並善之密二子賜與賜字

宗石少能屬文嘗為元鳥賦見稱于時州辟別駕舉秀才

未行而卒興字儁石亦有文學益州刺史羅尚辟為別駕

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雷為

宏參軍尚白宏宏即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

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為其文甚有辭理

謹案諸葛亮碣文見亮傳



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匹而不苟祿仕有漢之遺直  
當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盡天下之忠及漢之亡令伯陳  
情一表盡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猶在茲乎觀其表  
辭雖切於養祖母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亦  
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

謹案

李密陳情一表爲世所稱道晉書人之孝友傳宜矣此書  
以密入高士傳考密服終仕晉非終于隱遯者經乃議其  
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  
與管寧田疇並稱未免失實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中

十九

宜稼堂叢書

二〇二八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

子喬

皇甫謐

王裒

吳

石偉

范平

范粲字承明陳畱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尙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下

一

五稼堂叢書

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

西域流通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爲華侈以母

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涪

原注音宮

令頃之召爲太宰從事中郎

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於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

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

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爲諮請合者

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篡代同

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

可使郡縣與至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

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



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謹敏夙成九歲受學言無媒辭及長淹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竝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淡爲朝廷惜之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尚書郎王琨薦喬曰喬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箴瓢永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靜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



年踰二十日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續後漢書卷之六十九

三

宜祿堂叢書

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以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



耗精神者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懸之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代復徵皆不行宗舊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諭以喻其志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病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

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圖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



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

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

神原注漢書張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

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且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以說沛公沛公喜

常用其策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餘事

皆見前注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

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

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

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

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

光遂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五

宜條堂叢書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

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

迕主之累下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

何必守意方今同命竝臻飢不待滄振藻皇塗咸秩天官

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入

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

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

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

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閣侍北辰翻然景

耀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亾為貴臣不亦茂



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磷辭容服之光粲抱敞  
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  
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  
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罔  
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焉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  
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  
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上陵是以寒暑相推四  
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  
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  
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下

六

宜稼堂叢書

別而齊寧原注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  
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  
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  
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  
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  
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  
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史記孫臏  
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  
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  
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令勿見齊使使者如  
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容待之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  
為將而以孫子為師疾走大梁魏去邯鄲齊戰于桂陵  
大破梁軍後十五年殺龐涓于馬陵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蠶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  
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

說原注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  
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飲歸來乎食無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鉞  
歌曰長鉞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  
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鉞歌曰長鉞歸來乎無以為家左  
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其食用無乏于是馮援不復歌  
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于阿谷之隘有處子佩璆而  
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  
北鄰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  
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隘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  
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原注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 蒯通說韓信令  
昔漢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  
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勝也方今楚  
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  
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天下孰  
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浚拱  
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開天圖之勿取東郭劫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

續後漢書卷之九下

七

宜稼堂叢書

於田榮顏闔取於見逼原注漢書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  
禮下賢人請叔孫通為客初齊王  
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  
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取二人醜之相與入滾  
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與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  
齊國莫若先生者乎通曰諾見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于相國乎通曰諾見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  
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  
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  
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淮南子顏斯皆  
闔魯君欲相之而不可使人以幣先焉鑿逐而遁  
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  
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  
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  
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芑芑而無垠際不欲區  
區而分別也欲闐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



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逝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

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

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

迹于西鄰原注莊子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老子見周之衰遂去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

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布衾原注列子孔子遊

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

曰天地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先生何以為樂

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禰祿者吾年九十三樂

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

能自寬也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

有問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壑席藁緼

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也先生以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畢哀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

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曰衣

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芻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

榮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

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于木偃息以存

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于木偃息以存

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老萊子遂駕至老萊之

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

亂世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

去老萊乃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

隨而隱

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皆持難奪之節

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

不借謀于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

八 宜隊堂叢書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味味之埃塵宛轉  
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淡真吾徒之師表  
余追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  
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  
也是以胥克之廢上明列焉原注左氏傳晉胥克有蠱疾  
卻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  
佐下 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

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原注史記扁  
鵲過虢有

子死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  
問太子蘇乃使弟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入滅之劑和糞之以  
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逆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  
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司馬貞索隱案傳云虢是晉  
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是晉

續後漢書卷十九下

九

宜稼堂叢書

子非也然按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呂氏春秋齊閔王病增往宋迎文摯文摯親王疾謂太子  
曰王疾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  
于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  
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  
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焉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  
祕于漢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或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  
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  
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  
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

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

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于

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



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

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原注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十九老人擊壤而歌

于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藝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寸闊三十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于三四宜赴京城稱

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

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

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苦溫瘧或類傷

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

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

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

禍延王叔虞臣稱賢樊姬掩口原注郤子事見前注列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十

宜稼堂叢書

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

王曰虞王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王子

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

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君子小人禮不同器臣稜麤古猛糶之彫胡

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

抱斃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

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

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

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

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竝不起自表就帝

借書帝送書一車謚雖羸疾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



與之忤每委頓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  
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  
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  
夫束帛蔑蔑易之明義元纁之贊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  
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而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  
之于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而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  
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  
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道與流俗異  
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下

十一

直隸堂叢書

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  
功曹竝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所著詩賦誄頌論  
難甚多又讓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  
秋竝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弑其君三綱絕矣可復立于其朝乎  
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視然事之  
而叨祿弗顧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變習以  
爲常莫不以漢公卿爲魏佐命及懿師父子蹈履逆規以  
爲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賈充之徒也孰以爲  
非哉惟繁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寢魏之車不踐晉地垂四  
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喬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



胥之織履無以尙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謚之終身不受  
辟命不仕篡朝有樂之風概焉其耽玩書籍著述自娛亦  
小畜之懿文德也

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  
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哀字偉元郎中令修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安東將  
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今日之事誰任其  
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  
之哀少有操尙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溫雅博學多  
能痛父非命未嘗兩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  
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  
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撫墓曰哀在此  
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主

臣僚堂書

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  
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  
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  
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  
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能隨從者  
十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坊  
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流涕而去  
令卽放罷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哀  
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  
葬于洛陽哀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  
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



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狡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洛陽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渡江哀戀墳塋不去遂爲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意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爲許而殺之甚哉其不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可乎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昭以篡弑之賊悖大義而誅儀

續後漢書卷六

三

百餘堂叢書

〇九九

哀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願力不能以爲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臣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尙節概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



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頗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闕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暴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暴君致敬就加爵秩國匹而不苟祿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清風至今可攀也彼二陸之貪冒權寵至于殺身夷宗視偉平能無愧乎

贊曰坤翁乾闥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弄月吟風淡山野人木石不同邈矣仲弓淵乎叔度鄉鄰盡闔我方閉戶幼安矯矯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林宗孺子既清且哲粲喬之義邁世烈烈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

古

匡家堂叢書

三十四

07229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